

炼狱之爱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 著

杨荣鑫 刘明 译



煉獄之愛

（德）海因里希·曼 著

劉曉 譯



炼狱之爱

〔美〕玛丽·希金斯 著

杨荣鑫 刘明 译

作家出版社

炼狱之爱 (美)玛丽·希金斯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插页:2 字数133,000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册

统一书号: 10248·039 定价: 1.35元

楔 子

黎明时分，詹妮终于开始搜寻那座小屋了。

她整夜不曾合眼，呆呆地躺在那笨重的四柱雕花大床上。夜是那样的静，静得揪人心肺，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一片死寂之中，她老听见小宝宝饥饿的嚎啕，尽管她明明清楚孩子已经去了好几个礼拜，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的乳房仍旧涨得满满的，好象期待着那嗷嗷待哺的小嘴的吮吸。

她伸手打开床头的台灯，屋子骤然亮了，梳妆台顶上那只水晶杯反射出刺目的光，杯子里的松油皂把一小团阴森森的绿色投在那面老式镀银镜和旁边的毛刷上。

她跳下床，穿上长内衣和一件尼龙风衣。收音机早就开着，气象预报说，明尼苏达格兰尼特地区的天气不会有什么变化，气温仍是华氏12度。此刻，风速高达每小时二十五哩。

天气恶劣算得了什么！什么也阻挡不住她。在不眠之中熬过漫漫长夜时她就下定了决心：哪怕冻死，也要设法找到那所小屋。它就在树林里，在那片槭木、橡树、万年青和那威松间杂的密林之中。有一次，埃里克上那小屋去，可是四十分钟以后他又回来了，原来是忘了带钥匙。由此推算，从进入树林开始，大约走上二十分钟便可到达那小屋。

他从来没带她上那儿去过。“请理解我，詹妮，”他总是这么说，“每个艺术家都需要有一个绝对不受干扰的去处。”

以前，她从未想过要去找那小屋。至于农场的帮工，向来是连那片林子都绝不让进，就连当了三十多年农场总管的克莱德·托米斯都说他不知道那小屋究竟在什么地方。

所有的道路都被厚厚的雪覆盖了，四野一片洁白。但她可以滑雪，只是得格外小心，她辨别方位的能力极差，稍不注意便会迷路，钻进林子里出不来。詹妮决定带上一个指南针，一把小锤子，再带上几根钉子和布条，以便沿途在树上留下标记。

她把咖啡煮在炉子上，下楼打开衣柜，取出滑雪衣。她拉着拉练，目光落在电话机上方的挂历上。她慢慢走过去，撕去旧的一页。今天是二月六日，礼拜六。她呆呆地盯着日历，浑身颤抖起来。啊，已经一年零一个月了！正是在十三个月前的今天，她在美术馆遇上了埃里克。真的才一年多一点么？对她来说，那次邂逅已恍若隔世。

厨房门左边有一面镜子，那精巧的贝壳镶边与这间粗笨的橡木结构的屋子显得极不协调。詹妮默默地望着镜子里憔悴的身影。那一头漂亮的栗色长发在妊娠期间已经变成一束毫无生气的枯草；原来那淡蓝色的迷人的眼圈如今已抹上两团浓重的阴影，一双大而失神的眸子从镜子里盯着自己；丰满的两颊早已凹陷，自从生孩子起，她的体重便日渐减轻，如今已是形销骨立。她不过才二十七岁，可看上去至少要老上十年。岂止十年！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她诅咒这令人麻木的生活，诅咒这咬噬人心、令人恐怖的孤寂的生活。

她匆匆喝了一杯咖啡，动手收拾起来。她把指南针、锤子、铁钉和碎布条统统装进一个帆布背包，然后用一条围巾把礼包得严严实实，穿上滑雪鞋，戴上厚厚的毛手套，开门

走了出去。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裹在脸上的围巾顿时成了一张薄纸。牛栏里传来呜咽般的牛鸣，使她禁不住又想起了那揪人肺腑的悲号声。太阳升起来了，茫茫雪野反射着阳光，使人头晕目眩。那一轮金红色的壮美的朝阳，宛若身在九天的神祇，对这透骨彻肌的严寒也奈何不得。地平线上五六个人的身影清晰可辨，那是农场工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詹妮取下挂在厨房门外的滑雪板，走下台阶。她把滑雪板扔在地上，踩了上去，熟练地扣好。感谢上帝，幸亏她去年就学会了滑雪。

刚过七点，艰苦的搜寻开始了。她严格控制着往任何一个方向的滑行都不超过三十分钟。出发点绝不会错。埃里克每次去小屋时总是从这里进入树林的。林子里枝叶茂密，遮住了阳光。她尽量选取直线滑行，前面没有路了，她便折向右方，滑了才不过一百来呎，雪路又往右折，她重又回到林边。在每个转弯处，她都在树干上挂上一根布条。

十一点钟，她回到屋子里，换掉湿袜子，喝了点汤，便又出发了。

下午五点，斜阳只留下一抹血红的余晖。她快要冻僵了，决定再登上眼前一座小小的坡地便返回原路，结束今天的搜寻。然而，就在登上坡顶的一刹那，那座小屋撞入了她的眼帘。这树皮屋顶的小木屋，还是埃里克的曾祖父在一八六九年亲手建造的。她紧咬着嘴唇，呆呆地凝视着屋子，一阵深深的失望向她袭来，浑身上下刀割般的刺痛。小屋拖着长长的鬼魅般的阴影，门窗紧闭，似乎许久没人打开过了。烟囱裹满积雪，屋子里不见一丝灯光。她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想法：要是她再往前迈上一步，会不会一下子从那烟囱里冒出轻烟，

窗帘后透出灯光？那么，她是否还有勇气走上前去，破门而入？

门上有一块金属牌子，上面的字迹虽已模糊但还隐约可辨：“擅自入内者必遭天惩。”下面刻着姓名和日期：“埃里克·弗立茨·柯鲁格，1903”。

詹妮此刻也顾不得寒冷了，她滑向最近的一扇窗户，从背包里取出锤子，“咣啷”一声敲碎了窗玻璃，小心翼翼地伸手进去拉开插销，然后，她踢掉滑雪板，从敞开的窗户爬了进去。

房间大约有二十平方呎，靠北墙有一座富兰克林式火炉，炉旁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劈柴，白松木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围炉放着一张古式高背睡榻和几把成套的小椅子，前窗近处有一张长长的橡木条桌和几把长凳，屋子左边是一条很陡的楼梯，楼梯旁的壁架上堆满尚未装框的画。

四壁也挂满了画。詹妮拖着麻木的两腿，审视着一幅幅油画、水彩画、碳笔画和钢笔画，这屋子简直就象一座博物馆。虽然光线很暗，也无法掩藏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美。这还并不是埃里克的上乘之作，她想，但都无愧于列入杰作之林了。要是批评家们有幸欣赏到这些画，真不知他们将作何反应？

其中一些作品已上好框架，看来是他计划送展的：一头牝鹿，警觉地竖直了耳朵，好象随时准备遁入密林；一头牛犊眷恋地依偎着母亲；成熟的秋，原野覆盖着盛开的紫苜蓿。无以伦比的美，给詹妮带来了片刻的心境的平和，使她一时间竟然忘却了自己处境的孤苦。

最后，她又翻开了堆在壁架上的画，再度沉浸在对埃里克卓越天才的赞佩之情中。无论是风景、人像还是动物，他

画来都同样得心应手，简直是才华横溢……

就在这时，她的目光偶然掠过画的右下角，突然被几个字母吸引住，她死死地盯着那几个字，几乎惊呆了。定了定神，她飞快地翻开架子上所有的画幅和草图，它们的右下角都赫然写着同样的几个字。抬头看看墙上的画，幅幅都是如此。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猛地，她下意识地奔向楼梯，跌跌撞撞地往上爬去。

顶棚倾斜得厉害，到了楼梯顶处，她不得不弯下腰，匍匐着才爬了进去。

一直起腰，她差点吓晕过去——迎面站着一个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难道是一面镜子？

不。那人一动也不动。原来是一幅画，一幅色彩梦魇般离奇的画。一丝幽幽的冷光从窗缝里漏进来，宛若一根幽魂的手指直指着画布。

她两眼定定地望着画像，望着那怪诞离奇的笔触，仿佛被勾掉了魂。她绝望而痛苦地张大着嘴，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喉头在抽搐。突然，她伸出僵直的手，一把将画从墙上扯下来。

几秒钟后，她腋下挟着那幅画，冲出了小屋。风刮得更猛了，吹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挣扎着在雪夜里滑行，发疯地尖叫着：“救救我！请救救我！救救……”

狂风卷走了她的悲号，消失在黑茫茫的密林之中。

作者简介

玛丽·希金斯·克拉克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生于纽约。1964年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五个子女，备尝生活的艰辛。1977年与一位律师结婚，迁居明尼苏达。

擅长“神秘小说”创作的玛丽强调表现生活的真实。她说：“读者是明察的。作品一旦失去真实，也就失去了读者。”她作品中的不少素材，均出自其亲身经历，因此读来令人感到情真意切。近年来，她写了一系列“神秘小说”，每一问世，均畅销不衰。玛丽不仅在读者中影响极广，在同行中也备受推崇。

《炼狱之爱》是她1982年的作品。此作悬念重重，波澜迭起，神秘而紧张的气氛贯穿始终，非一气读罢不能释手。

这篇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文学才华，扣人心弦的情节与优美细腻的文笔形成和谐的统一。作者不落一般“神秘小说”的窠臼，不是为追求离奇的效果而故布疑阵，而是致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画，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活动与冲突来揭示矛盾、发展情节。作品的剪裁布局颇具匠心，明尼苏达壮丽的自然景色与人物的惊险遭遇形成奇特的对比，使整个故事跌宕起伏、张弛有致，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实为“神秘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第一章

画展显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作者是一位来自中西部的画家，名叫埃里克·柯鲁格，是画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对批评界和特邀参观者的接待是下午四时才开始的，可是从一大早起，橱窗里的一幅油画便磁石般留住了过往行人的脚步。这幅令人惊叹不已的作品题为《忆卡罗琳》。

詹妮娴熟地穿梭于批评家之间，为他们介绍作者，时而又停下来与收藏家们交谈几句，同时还得监督着那些承包招待酒食的侍者替客人添酒上菜。

她从一大早睁开眼睛起就忙得不亦乐乎。向来听话的贝丝今天偏偏吵着不愿去托儿所，蒂娜更把人折腾了个够，她正在换乳牙，夜里醒了五、六次，烦躁地哭个不停。几天前的一场暴雪弄得纽约城一片泥泞，交通糟糕透顶。等她好不容易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再穿过整个市区来到美术馆上班时，已经晚了将近一个小时。哈特勒先生已经急得快要疯了。

“一切都乱了套了，詹妮，什么也没准备好。我警告你，我需要的可是靠得住的人！”

“太抱歉了，先生，”詹妮说着，脱下大衣挂在衣橱里，“柯鲁格先生什么时候到？”

“一点钟左右。”在詹妮眼里，这个六十开外的小老头眉头从未舒展过。“柯鲁格先生昨晚打了个电话，坚持要把她母

亲的肖像挂在橱窗里，可又不许出售，真是不可思议。你要是来早点，这会儿也该收拾好了。”

“成啦，我知道我迟到了。我这就来挂。”

她手脚利索地干了起来，将油画、水彩、素描和碳画分门别类地安排得妥妥帖帖。

“你的审美力真不赖，詹妮。”当她把最后一幅画挂好时，哈特勒先生禁不住夸奖起来，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趁着他情绪大大好转，詹妮告诉他自己不等招待会结束便得离开，他的脸又沉了下来。

十一点正，美术馆开了门。橱窗里那幅画顿时吸引住了五十七号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流。詹妮坐在办公桌前，透过玻璃墙看见人们纷纷停下脚步，饶有兴味地品评着那幅画。许多人不踱进展室，欣赏起其他作品来。不少人问她：“橱窗里那幅肖像是以你作模特儿的吧？”

詹妮笑着把展品目录一一分发给他们。那上面印有作者埃里克·柯鲁格的简介。

两年前，埃里克·柯鲁格以惊人的才华在画坛上崭露头角。他生于明尼苏达州格兰尼特，十五岁便执笔习画。其家几代务农，画家本人亦曾以饲养为业。此后他先后在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华盛顿特区和旧金山举办过个人画展。柯鲁格先生现年三十四岁，未婚。

詹妮审视着目录封面上的作者像。这个人长得帅极了，她心里暗自思忖。

十一点半，哈特勒先生朝她走来，眉心上的结这会儿消失了。“一切都还顺利吧？”他问。

“好极了，”詹妮答道，“哦，李已经来了。”她补充说，李是她的临时帮手。“这下人手满够了。”

“告诉李，我一点前回来陪柯鲁格先生用午餐。趁这会儿工夫，你先去吃点什么吧。”

她目送着老人匆匆出了门。美术馆里这会儿清静极了，她决定仔仔细细地去研究一番橱窗里那幅肖像。她连大衣都顾不上披，便溜出了大门。

画上那位年轻女子正坐在游廊上的一张摇椅里，面对着落日，斜阳正投下缕缕紫红色的余晖。她那纤柔的身躯裹在一件墨绿色的斗篷里，栗黑色的发卷轻拂着面颊。怪不得人家把我当作模特儿，詹妮想道，那女人高高的额头，大大的双眼，纤巧而挺直的鼻梁，丰满的双唇，那模样儿与自己竟是如此相象！木廊是白色的，后面的砖墙构成简练的背景。远处，一个男孩的身影正向着女人跑来。板结的积雪预示着又一个寒夜的降临。那女人一动不动地坐着，满含哀怨的双眼痴痴地凝视着正在天际逝去的落日。整个画面的调子和气氛是那样冷，冷得令人心悸。

詹妮不由得颤栗起来。她身上只穿着一件高领毛衣，那还是她的前夫克文送的圣诞礼物。圣诞前夜，完全出乎詹妮意料，他到公寓来了，给她带来了这件毛衣，送给孩子们的则是几个小洋娃娃。对他从未寄来他应付的赡养费这个事实，他却只字不提。实际上，他还倒欠着从前妻手中“借”走的两百多元。毛衣是便宜货，想用它来御寒是不顶事的，不过，毕竟是件新衣，再说，那松绿色配上颈上的金项链也使詹妮颇为中意。

她重又欣赏起画来，暗自赞叹着画家高超的技艺。“真美，”她不由得喃喃自语，“美极了。”她往后退着，还陶醉在

美的享受之中，不提防脚下一滑，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一双有力的手紧抓住她的肘弯，将她扶住了。

“这么冷的天，你难道就喜欢穿得这样单薄，一个人在外头自言自语？”那人愠怒地说，声音却非常悦耳。

詹妮连忙转过身来，“太对不起了，伤着你了吗？”突然，她认出了眼前这张脸，这不正是她早上散发的目录封面上那张脸么？茫茫人海，自己怎么偏偏就会撞在这位柯鲁格先生身上？她懊恼地握住他的手，“请原谅，柯鲁格先生。我完全被你母亲的画像迷住了。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哦，快请进吧。我叫詹妮·麦克帕兰德，是这美术馆的工作人员。”

埃里克一言不发，久久地审视着她的脸。詹妮默默地站在他面前，被瞧得手脚无措。

“詹妮，”他反复念着这个名字，“詹妮。知道吗？我决不会感到丝毫惊奇的，哪怕你告诉我你就是……噢，好了好了，别介意了。”

詹妮的鞋后跟足有三吋高，这样，她和他站在一起，正好四目相对，她据此判断他有五呎九吋的个头。他的面容，特别是那双眼窝特深的碧眼，具有一种古典美，一头金黄的卷发，略略夹杂了几根银丝，和那画中的女人一样，他也有着纤柔的鼻梁和敏感的双唇。他身穿开司米大衣，脖子上系了一根丝绸领带。

他注意到她在发抖。“詹妮，把你冻坏了，真抱歉。”说着，他扶着她的手臂，两人一起进了美术馆。

埃里克巡视着自己的作品，詹妮跟在后面。他时而停下来，把稍微倾斜的画扶扶正。看完后，他点点头，看样子挺满意。

詹妮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中午了。“如果你不介意的

话，我想请你到哈特勒先生的办公室去稍事休息。他邀你一点钟到俄罗斯茶室一道用午餐，一会儿工夫他就回来。我现在得出去一下，买块快餐三明治。”

埃里克·柯鲁格帮着她穿上大衣，“恐怕哈特勒先生得一个人用午餐了，”他说，“我已经饿了，想跟你一块儿吃午饭去。当然，除非你另有约会。”

“哦，不。我就在杂货店买点方便的东西吃。”

“咱们到那家茶室去，他们会给我们安排出两个座儿的。”

詹妮推却着。她知道倘若去了，哈特勒先生会大发雷霆，很可能连自己的饭碗都会丢掉。她已经迟到得太多，上星期蒂娜犯哮喘她又在家里耽搁了整整两天。但她同时也意识到，面对这盛情邀请，她是很难拒绝的。

在茶室里，埃里克设法弄到了一张角落里的桌子。他们要了两份鸡肉三明治，然后，他隔着桌子俯过身来说：“跟我讲讲你自己，詹妮·麦克帕兰德。”

詹妮差点笑出声来。“你念过戴尔编的中学课本吗？”

“没读过。干吗你问这个？”

“那书教你发问，可编得实在成问题，你明明想探人隐私，却只学会这么一句：‘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让它给说对啦，我就是想知道你的一切。”

“本人是一家之主。当然喽，是那种如今被人称作‘父母缺一’的家庭。有小女二人，贝丝三岁，蒂娜刚满两岁。家住东区三十七号街一幢公寓里。在哈特勒先生的美术馆里本人已工作了两年。”

“孩子这么小，你怎么还可能出来工作？”

“生孩子时我就请两星期假。”

“才两个星期！你何必这么急着上班呢？”

詹妮耸了耸肩。“大学毕业那年，我碰上了克文·麦克帕兰德。我原来也是学美术的。克文在非百老汇戏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娜娜当时就警告我说，我跟克文恋爱不啻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自然喽，那会儿我根本就听不进去。”

“娜娜是谁？”

“我祖母。从我一岁起就是她把我带大的。事实证明，她老人家的话是对的。克文这个人并不坏，可就是有点——怎么说呢？不大靠得住。结婚才两年就有了两个孩子，这可把他给吓坏啦。蒂娜刚生下来他就跑掉了。现在，我们已经离了婚。”

“他负责赡养孩子吗？”

“至少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否定的。你知道，象他那样的演员，一年最多不过挣三千来块钱。”

“可自打孩子生下来你就成天上班，怎么可能照料她们呢？”

“我上班时孩子就全靠祖母照顾。可她死了，三个月前。”詹妮觉得喉头一阵发哽，“我现在真怕提到她老人家。”

她感到他的头靠得更近了。“请原谅，詹妮。相信我，我并不总是如此冒失的。”

她勉强笑了笑：“好了，该轮到你啦。把你的一切也让我知道知道吧。”

詹妮一边听着，一边慢慢地嚼着三明治。“你大概已经读过我的传记了。我是家里的独子，我才十岁时，母亲便在农场的一次意外事故中死去了……恰好那天是我满十岁的生日。两年前，父亲也去世了。家里的农场实际上完全由总管

* 百老汇大街以外的纽约职业戏剧，多为不知名作家的实验剧。

在经营，我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画室里度过的。”

“要不这样也够可惜的，”詹妮说，“你十五岁起就从来没丢开过画笔。你知道你画得有多好么？”

埃里克耸耸肩：“应当说，我只是严格地以一个画家的身分从事创作罢了。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母亲就是一个画家，虽然她画得称不上太好，可我外祖父的名气就大了，他叫埃弗雷特·邦纳迪。”

“我当然知道他！”詹妮叫了起来，“可你在自传中为什么只字未提？”

“如果我的作品真有价值，那么它自己会说明一切的。不过我倒希望我真的继承了外祖父的天才。我母亲则只喜欢画点速写之类，而且兴致颇浓。我父亲对她的爱好嫉妒得要命。我猜想他老人家当初到旧金山时，母亲一家子肯定把他当作中西部来的一个小乡巴佬对待。他见母亲画画，便要她画点‘实用’的东西，比方说替人家设计点被面啦什么的。不过话虽如此，他对母亲还是相当崇拜的。对我可就不同了，他要是发现我在‘浪费时间涂涂抹抹’，准会大发脾气，所以我总是背着他画画儿。”

埃里克停了嘴，又开始仔细地审视詹妮。“詹妮，”他突然说道，“咱们刚才见面时，我的反应一定让你感到奇怪。你实在太象卡罗琳了。她也是你这么高，只不过头发颜色比你的稍深一些。还有，她的眼睛是碧绿的，你的眼睛是蓝中稍微透一点绿。你也是如此纤柔，跟她毫无二致。我父亲可从来不喜欢她长得那么瘦，老是坚持要她增加饮食。怎么啦，詹妮，你的三明治才动了一点点。快把它吃了吧。”

“我吃够了，”她说，“咱们来杯咖啡怎么样？哈特勒先生要找不到你会急得心脏病发作的。偏巧我今天又不得不提前